

## 男人的游戏

[俄]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著

于宝林杨向欣于洋译

### 主要人物表

维克多·阿列克谢耶维奇·戈尔杰耶夫——绰号“小圆面包”，原任内务部反严重犯罪处处长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梅利尼克——绰号“官老爷”，新任内务部反严重犯罪处处长

帕维尔·瓦西里耶维奇·热列霍夫——内务部反严重犯罪处副处长

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卡缅斯卡娅——昵称娜斯佳，内务部侦查员，少校，本书女主角

尤拉·科罗特科夫

尼古拉·谢卢亚诺夫

伊戈尔·瓦连京诺维奇·列斯尼科夫

米哈依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多岑科(小名米沙)内务部

侦查员，

娜斯佳

的同事

列昂尼德·彼得罗维奇——娜斯佳的继父，小名廖尼亚

阿列克谢·奇斯加科夫——昵称阿廖沙，某大学数学教授，娜斯佳的丈夫

马蒙托夫·尼基塔——凶手

叶夫根尼·帕雷金——小名叶尼亚，职业杀手

舍佩廖夫——被害人之一

安娜·拉扎列娃——犯罪嫌疑人

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泽列宁——间谍头目，培训中心副主任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斯托亚诺夫——间谍头目，培训中心主任

爱德华·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黑手党头目

德米特里·瓦维洛夫——被害人

阿利卡季·努尔巴甘多夫——受害人

娜杰日达·安德列耶夫娜——戈尔杰耶夫的妻子

## 第九章

由于思考有关“俄罗斯三马车”银行的事情，娜斯佳直到天亮也没有安静下来。不过她尽量不悬停在这一点上，因为头等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寻找室杀躁狂者。所以去学院拜访萨莫伊洛夫教授之后，娜斯佳产生了一种感觉，她完全搞糊涂了。当然可以不再关心科学了，更何况对安娜·拉扎列娃的怀疑越来越强烈。

娜斯佳决定再次认真仔细地查看一下所有有关室杀者的受害人们的资料，尤其是科罗特科夫早在上周给她带来的有关最近五年受害人的活动和生活方面的资料，而她始终没有抽出工夫把这些资料加以系统整理，只是走马观花地浏览了一下，没有发现任何引起关注的东西，于是把这些资料随便塞进保险柜里了。来到工作单位，她和往常一样在梅利尼克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并得到了他进行一天分析工作的允许。

准备好一些空白的纸张，并在上面画上表格，她便着手开始把零散的情报记入表格栏里。被害人更换工作地点，搬住宅，结婚和离婚，生的孩子和死亡的亲

属，所有这些都被记入只有娜斯佳本人能够搞清楚的系统表格。时间在一分一秒过去，她已喝了三碗咖啡了，烟灰缸里装满了烟头，而表格里填满了词语和符号。就在这里她发现了“俄罗斯三马车”银行的名称。第二个室杀者的牺牲品，1964年生于达吉斯坦，并从1970年在莫斯科生活居住的阿利卡季·努尔巴甘多夫在遇害时哪儿都没工作过，不过在死的前10天里，被认为是“俄罗斯三马车”银行的工作人员。此外，仅仅在死前两周内被录用进银行工作的，换句话说，在银行里工作仅仅4天时间便辞职了，非常有趣！而他死后又过了几天，这个银行的安全科科长德米特里·瓦维洛夫死了。他身体非常强壮。

发生了什么事？丝毫不差地发生在切斯泰尔托恩。把树叶藏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呢？在树林里。把石头藏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呢？在海岸边。把尸体藏在什么地方最容易呢？在战场上。在目前情况下藏在室杀躁狂者的牺牲品当中。

由此可见，七名被害人之一根本不是躁狂者的牺牲

---

品。而其余六个呢？不，不是这样的。躁狂者杀害了七个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人由于不幸情况的巧合，原来是秘密培训中心的第二十六个毕业生。也没什么，这是常有的事。

不，又不是这样的……爱德华·彼得罗维奇·杰尼索夫确信，第二十六个人的死与安全科科长被杀有联系。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联系，如果第一个杀人行为是精神病人干的话。没有任何联系，也就是说有联系可能只有在一种情况下：德米特里·瓦维洛夫发现了阿利卡季·努尔巴甘多夫的凶手，于是躁狂者害怕暴露，把他也打死了。但要知道德米特里·瓦维洛夫不是被勒死的，他是被人从汽车里开枪打死的，如今这种情况很流行。

这就意味着阿利卡季·努尔巴甘多夫是被另外某个人打死的。不过怎么可能会发生犯罪的情景与6个其他的人十分吻合呢？这不可能是风格的再现，因为阿利卡季·努尔巴甘多夫只是第二个受害人，而不是第五个和第七个。如果有人给自己提出真的把在系列凶手的牺牲品中第二十六个毕业生的尸体藏起来的问题的话，那

么他需要等到很多情况是很明显的那个时刻。也就是等到当至少两个人被用同一种方式打死的时候，而且杀人行为不是预谋的。假如阿利卡季·努尔巴甘多夫哪怕是第三个……不过他是第二个。而根据第一具尸体，任何人都不能作出判断这是系列凶杀的开始。

是啊，这的确是一个难猜的谜语。杰尼索夫没有食言，愿死者入土为安。所以，萨莫伊洛夫教授绝对正确，他确信第一次和第三次凶杀是不同的人干的。这就意味着他的工作法在发挥作用。

娜斯佳拿起电话听筒并凭记忆拨了电话号码。

“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萨莫伊洛夫，我是娜斯佳。请原谅我的打扰，不过我还需要您的帮助。”

在电话里听到了嘈杂的说话声，于是娜斯佳明白了，教授办公室里满屋子的人。

“请您告诉我您的电话，我给您重打一次。”萨莫伊洛夫冷冰冰地说。

又要等待！不知道等待的时间是否长。也许，萨莫伊洛夫现在马上有别的活动，然后会完全忘记给她重

打电话这档子事。或者把写有电话号码的纸弄丢了，或者还有随便什么事……

不过，萨莫伊洛夫非常快地打来了电话。

“您那儿发生什么事了？”他关心地问道，“您的声音怎么是这样的，好像周围的墙在倒塌了似的。”

“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萨莫伊洛夫，”她赶忙开始说，“我刚刚获得了您的工作法正确性的证据。第一次和第二次杀人行为的确是不同的人干的。我需要获得您的有关所有其他事件的鉴定。”

“也没有什么，这事让我感到高兴，”萨莫伊洛夫平心静气地说，“这意味着，我的工作法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坏。请您把资料拿过来，我仔细看一看。”

“如果我让我的同事把公文夹给您送去，您不会见怪吧？我现在试着找一个有汽车到‘沃伊科夫斯基’方向去的人。如果我自己去，这要用很长时间。”

“您很着急吧？”他用嘲笑的口吻探问道，“这样的事情一两个小时不起作用，况且我和您判明，系列凶杀结束了。”

---



“奥列格·格里戈里耶维奇·萨莫伊洛夫，请……”

“那好吧，请给我送来吧。只是您别忘了我 1 5 点去参加考试，早于 1 7 点 3 0 分我不会有空。如果您的信使来，而我不在办公室的话，就让他把公文夹送到 4 2 1 教室。”

“那……什么时候可以给您打电话呢？”娜斯佳胆怯地问道。

“明天午饭时分，别太早了。”

“谢谢。”她缓了一口气。

明天午饭时分。好吧，并非一切都像所希望的那样做得那么快，只好耐心地等待。

她挂上电话便又搞自己的表格了。一天结束时，她需要向“官老爷”报告些什么。她不会向他讲述有关萨莫伊洛夫教授工作法的事。不管怎样暂时不行，他会讥笑她的。有关杰尼索夫的情况不能讲。她只好假装依靠狭隘的分析对一系列凶杀案作出了自己奇怪的结论。

不言而喻，莫斯科刑事侦查局的领导知道了《垃圾

场上的尸体》记述丑闻的文章，所以使出了浑身解数寻找能进入联邦司法技术鉴定局的路，并尽可能快地获得对胶片进行研究的优先权。

胶片被送到鉴定人们手里之后的次日，科罗特科夫就接到了从联邦司法技术鉴定局打来的电话，并请他与新闻撰稿人一起去。让他们坐在电视放像机屏幕前，并打开了重播键。

“这就是那盘您获得的并根据它写了文章的录像带吗？”一个鉴定人问瓦连京·巴格柳克。

“是的，正是那一盘。”瓦连京·巴格柳克肯定地说。

“您别忙，请把录像带查看完。”

审查之后瓦连京·巴格柳克深信不疑地说，就是那盘录像带，他听过很多次了，实际上都记熟了。

“这就是听到的那些东西，”鉴定人神秘地微微一笑，“确切地说是您听到过的，而不是看到过的。让我们一切从头开始，我让您看点东西。”

他们又重新开始看。在屏幕上死者马蒙托夫·尼基

塔说出自己的名字和讲述有关他是如何在帕韦列茨基车站实施杀人的。

“现在请认真看，”鉴定人说，“请您在看的同时要注意听。”

科罗特科夫一下子就看见了。于是他暗自感到非常惊讶，当他第一次在编辑部审查录像时，为什么没有注意到这一点，而在第二次，刚刚在这里，在实验室里审查时一下子看出来了呢？大概心理学的定律发挥作用了：如果谈到上面所提到的要领的话，那么就是需要仔细听词，而不是在看说话的那个人。如果马蒙托夫·尼基塔在录音时随便做一个什么动作的话，比方说他是如何用刀子对在拥挤不堪的站台上的人实施攻击，当时，当然一切注意力都会盯在屏幕的画面上了。而这样……

“您怎么可能没看出来呢？”鉴定人责备地说，“从‘彼得罗夫卡科罗特科夫讯问过我’的这句话开始，说话者的发音与可听清的原文不相符。”

“怎么会是这样？”瓦连京·巴格柳克猛地一哆嗦，“为什么会不相符呢？”

“这是我所不能回答的问题，”鉴定人耸了耸肩，“我的事情，确认新内容被放在了录像的第二部分。”

“不可能，”新闻撰稿人非常快地说出，“怎么会这样？您相信吗？”

“如果我不相信的话，我就不邀请您到这里来了。在录像带第一和第二部分的声音光谱图完全不同。正文是两个人说出的，尽管必须承认，模仿得很好，凭听觉声音实际上是难以辨别的。”

“这只是在录像上，莫非在录音机的录音上也是这样吗？”瓦连京·巴格柳克提了一个愚蠢的问题。

“他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科罗特科夫幸灾乐祸地想了想，“既然两个录像带上的正文完全相同，何必还要问呢？”

“在盒式录音带上的光谱图也是如此。”

“明白了。”新闻撰稿人抑郁不欢地说。

“请您说一说，那么可以根据发音动作恢复实际上所读出的正文吗？”科罗特科夫问了一句。

“可以试一试。但不能准确地允诺。应该邀请一个

聋哑翻译工作者，因为他们的眼很尖。这一点您没有我也可以做。顺便说一句，先生，这样您满意吗？莫非还有什么问题吗？”

“完全满意，”科罗特科夫很快地说，“谢谢。”

他和瓦连京·巴格柳克一起离开，一起走到街上。瓦连京·巴格柳克的样子很可怜，神态很沮丧，不过侦查员对他没一点同情。如果这个蹩脚作家再津津有味地讲述“焦点事件”的话，那么也许就会更加持批评态度地对待不知从哪儿获得的资料了，也许看得更认真一些了，也许就会及时发现伪造的东西了。

“科罗特科夫，”瓦连京·巴格柳克灰心丧气地说，“我向您表示道歉……”

他开始就精神损失的补偿和辟谣的情况嘟囔了些什么，但科罗特科夫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现在去彼得罗夫卡见我的上司去，您在那里把所有情况都详细地讲一讲：谁，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塞给您这个伪造物的。请把关于补偿精神损失的情况也和他说一说，请接受朋友式的忠告：不要拿到记述

丑闻的材料就向醉醺醺的脑袋里放，您饮酒后的脑袋根本不好使了。”

他们各自开着自己的汽车向彼得罗夫卡行驶，尤拉·科罗特科夫在前边，瓦连京·巴格柳克紧随其后。在沿着内务总局大楼长长的走廊走的时候，新闻撰稿人试图和科罗特科夫开口交谈，但那个人默无声息，只加快脚步，好像是他想尽可能快地离开令他讨厌的人。开开门，他直接把在前头的瓦连京·巴格柳克硬推进了梅利尼克的办公室。

“梅利尼克，请您认识一下，这是瓦连京·巴格柳克，著名文章《垃圾场上的尸体》的作者。我和他刚才去联邦司法技术鉴定局了，并搞清楚了马蒙托夫·尼基塔承认的录音带是伪造的。”

“是真的吗？”梅利尼克从圈椅上起来并向他们迎了一步，慢条斯理地说。

“马蒙托夫·尼基塔的确承认一年半前杀人了。不过他一个字都没说过我招募过他。”

“新闻撰稿人先生，这东西您是从哪里搞到的？”

上司皱起眉头。

“新闻撰稿人先生从别人塞给他的录像带里选取的，”科罗特科夫回答说，好像瓦连京·巴格柳克本人不在这里似的，“不过塞给他的是纯粹的伪造品，而他因为喝醉了酒没有搞清楚。”

“请您坐下，”梅利尼克简明扼要地说，“请您把一切一五一十地讲出来，而您，科罗特科夫，可以走啦。”

科罗特科夫离开了。当然，他很想听一会儿，不过跟瓦连京·巴格柳克这样的人在一起他感到厌恶，由于瓦连京·巴格柳克玩忽职守，致使他发生了这样的麻烦事。按照惯例，科罗特科夫没马上回自己的办公室，而是去找娜斯佳了。娜斯佳看上去面色苍白，睡眠不足，眼睛不知是因为疲劳而发红，还是因为弥漫在办公室里的烟雾。

科罗特科夫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扑通一下坐到了椅子上，甚至连短外衣也没脱。

“妥了，娜斯佳，我把新闻撰稿人打退了。”

娜斯佳抬起头用疲惫不堪、痛苦的眼神看了他一眼，眼神里甚至没有了往日那种友好的悲喜与共的感受。

“以什么方式？”

“鉴定专家们查明，录音是伪造的。正文第一部分马蒙托夫·尼基塔本人录过音，而第二部分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模仿他的声音。了不起，是吧？我把这个缺心眼儿的瓦连京·巴格柳克硬推到‘官老爷’那儿去了，让他承担责任去吧。”

“您因为什么而高兴呢？”娜斯佳不理解地问道。

“因为什么？因为一切都了结了。现在没有任何人指责我泄露秘密情报和声张提供情报者的名字了。更重要的是我对马蒙托夫·尼基塔的死发生了兴趣。”

“那谁有利害关系呢？什么都没结束，科罗特科夫，一切才刚刚开始。有人做这件事，有人录供词，修改它，送给新闻撰稿人并打死了小伙子。是谁？为什么？是陷害你，还是有某种其他意图？”

“去你的吧，”科罗特科夫很不愉快，“我刚打算高兴半个小时，而你就把它飞行状态下的翅膀折断了



。过30分钟，我本人也会开始因这些而感到痛苦不安的，不过你不能让我高兴半个小时吗？你心怀叵测，娜斯佳。”

“对不起。”

“你干吗沮丧呀？发生什么事了吗？”

“是这样的，脑子里总是想各种愚蠢行为。”

“比方说——”

“比方说，我知道，‘俄罗斯三马车’银行的名字在什么地方闪过。”

“谢天谢地！要不然我担心你又要开始纠缠不休了。在什么地方呢？”

“在你的记录里，我的不落的太阳。在那些你给我带来的记录里。”

“是真的呀？因此我获得了一杯咖啡。给我吧，大姐，打开烧水器，讲吧。讲得慢一点，要有条理些，以便我能获得满意的效果。”

科罗特科夫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娜斯佳开始微笑了，而且她的眼神也变得快活起来。